

黃山雲

疑入大壑

建生文藝散論

解仙闡

桂冠叢刊 ③①

建生文藝散論

王建生 著

建生文藝散論／王建生著．-- 初版．-- 臺北市：桂冠，1993 [民82]
面； 公分．--（桂冠叢刊； 31）
ISBN 957-551-594-3（平裝）

1. 文學—論文,講詞等

810.7

82000625

桂冠叢刊 ③
建生文藝散論

作者／王建生

執行編輯／廖惠瑛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166號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六之四號

郵撥／〇一〇四五七九二

電話／三六八一—一八 三六三一四〇七

發行／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成陽印刷廠

初版一刷／一九九三年三月

ISBN／九五七—五五一—五九四—三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自序

我的生活一直很簡單、平凡。從小學唸書、到研究所畢業，都是一帆風順。爾後，在校東海大學任教，「教學」、「研究」是生活重心。由於從民國七十年十一月起，東海文藝季刊創刊，我兼任總編輯。總編輯的工作，除了邀稿、審稿外，每期出刊，都要面對我們的青年朋友談談說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陸陸續續寫了些散文、文藝理論等方面的文章。加上偶而在其他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搜集在一起，便成了這本小書。

書的內容分論文、散文兩大類。散文屬感性的，抒寫個人情懷，以大度山生活為題材，也包含思鄉情結。部分文章曾以筆名發表，現在予以正名。論文屬知性，「文學的多元論」、「文學的波動說」、「文藝創作論」等篇，是創新。「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部分，針對文藝，提出具體看法，對年青朋友在文藝理論上、創作方面，多少有些幫助。

主編東海文藝季刊共八個年頭，出版三十二期，民國七十七年獲省政府新聞處優良刊物獎、東海大學主編優良刊物獎；遠自美國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也主動來函要求典藏。在東海師生的鼓舞下，工作總算有點安慰。現在把發表過的散稿，點點滴滴的合成一冊出版，做為生命中小里程碑，總是可喜的事。

七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父親辭世，悲慟萬分，散文篇首「夏末之慟——守靈日記」，是當時心靈的告白，把它放在第一篇，作為永恆的紀念。

先君逝世週年，曾自刊詩文集二百餘冊，分贈親友、同學，以為紀念，已全數贈畢。也由於同學們的摯愛，所以決定再版。然而「詩」「文」作品日增，只好把「詩」「文」分別出專集刊行。今先就「論文」（短論）、散文部分合成《建生文藝散論》出版。順便提到，幾篇論文還曾得過本校（東海大學）學術論文獎。

友人陳兄銘堯，是大學同班同學，蒙老友及桂冠圖書公司的協助，使這小集子順利出刊，除了感激外，心情格外順暢。

王建生 序於大度山

八十一年三月

目錄

自序

壹、論文類

屈原的存君興國信念與忠怨之辭	三
淺談我個人對文藝建設的新構想	一一
談文學的進化論	一七
淺談文學的多元論	二五
談「文學的波動說」	二九
談「文藝創作論」	四三
「性靈說」的意義	五三
談文學與人生	六一

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須有「個性」	六九
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須有「真」「趣」	七五
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須有「新」「變」	八五
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須有「主」「從」	九一
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須有「結構」	九七
與青年朋友談文藝——須有「氣象」	一〇三
談竹與寫竹	一一三
歐陽修傳	一二五
東坡傳	一五七
趙甌北	一八九
貳、散文類	二〇一
夏末之慟——守靈日記	二〇三
育幼院	二〇九
大度山居	二二三

故鄉，故鄉·····	二二一
秋別·····	二二五
南台灣之旅·····	二二七
羊蹄甲·····	二三一
飛蛾撲火·····	二三三
閒情散記·····	二三五
從中國古典文學談「情」「愛」·····	二四七

壹、論文類

屈原的存君興國信念與忠怨之辭

楚辭是戰國時在楚國出現的一種新興文體，也是詩歌總彙的名稱，其中最重要的作者——屈原，是楚之「公族」，與王同宗室，所以希望國家強大的積極觀念特別強；在他的作品中，時時表現出忠貞思想、存君興國的信念。可是由於他「忠而被謗」、「信而見疑」，不得不在情感上產生牢騷不平之鳴。於是存君興國的信念、牢騷頓鬱的忠怨之情，交織在他的作品中。

「存君興國」是史記屈原本傳的話，卻是屈原一生奮鬥的目標。任何一位傑出的文學家、科學家、政治家、音樂家、……所以能成就偉大的事業，是在他心目中，只存一個理想、信念，用自己的生命，以持久不懈的努力、堅定不移的意志來完成。所以數學上講兩點之間以直線為最短，正可解說這些人成功的哲理。而我們的屈原，正抱著「存君興國」的愛國信念，奮鬥終生，雖然個體的生命沈於汨羅，但他偉大的詩篇，卻長存千古。在屈原作品中，像《離騷》篇的：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惜誦〉篇有：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

「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

「思君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哀郢〉篇有：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詩篇裏面的「靈脩」、「君」、指楚王，「皇輿」、「舊鄉」、「州土」、「民生」、「民心」，指的是楚國、楚民。在屈原心中，一生忠心耿耿事奉楚王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因為只有團結在楚王的領導下，國家才可富強。可惜朋黨小人無知於國難，把屈原當成眼中釘，所以說「衆人之所仇」、「衆兆之所讎」；而楚國的老百姓又是這等缺乏警覺性，過著和平苟安快樂的日子，這不得不令屈原哀感了。處在「舉世皆濁」、「衆人皆醉」（《漁父》篇）、「變白以爲黑」、「倒上以爲下」（《懷沙》篇）的時代，楚王不信任他、奸邪進他的讒言、所培育的子弟又一個個變節、與小人同流合污，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史記·屈原本傳》，司馬遷說：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文心雕龍·辨騷篇》，劉勰說：

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

由此看來，屈原的竭忠盡智，不僅未受楚王的寵信，而且倍受毀謗、懷疑，對屈原來講，這是天大的冤枉、悲哀。韓愈說：「物不得其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屈原的忠貞之情，由於「不得其平」不得不轉為忠怨之辭了。像《離騷》篇有：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忼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惜誦》篇：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

〈哀郢〉篇：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

〈抽思〉篇：

「昔君與我誠言兮，日黃昏以爲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懷沙〉篇：

「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重華（舜號）不可逕兮，孰知余之從容。」

「世溷濁而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惜往日》篇：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

「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之藪幽。」

屈原血淋淋（忠湛湛）的心，「竭忠誠」，爲了國家，極力想「親君」，讓法立國強，但楚懷王、頃襄王被讒邪障蔽了，即使自己是「懷瑾握瑜」，又有誰知道呢？自己遇到的「君」，是不考實情、含怒待忠臣的君，雖然希望遇到大舜（重華），那又何等渺茫！在幽暗的世界裏，他承受君王貶謫、流放，讒邪的毀謗。可是在他的心靈深處，與王同宗室那種榮辱與共，及亡國滅種的憂患，時刻浮在心頭，雖然屈原選擇了與彭咸、伍子胥等先賢投水自盡的路子，但他的忠魂，隨著他的詩篇，長留人間。唐代詩人戴叔倫有過《三閭廟》詩：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讀來，是多麼令人悲酸。